

迟子建：没有故乡，就不会有我的写作

作家简介

迟子建，1964年出生于黑龙江省漠河县北极村。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。1987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，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。1983年开始写作，主要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伪满洲国》《越过云层的晴朗》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《白雪乌鸦》《群山之巅》，小说集《北极村童话》《白雪的墓园》《向着白夜旅行》《逝川》《清水洗尘》《雾月牛栏》《踏着月光的行板》《世界上所有的夜晚》，散文随笔集《伤怀之美》《我的世界下雪了》等。曾获得第一、第二、第四届鲁迅文学奖，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等奖项。作品有英、法、日、意、韩等海外译本。



乡的梦永远不会破灭。

现实人物如何走进文学画廊

记者：我们在读这部作品时，总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，书中的一些情节似乎还是逗号，没有完结，如云果的身世、老葛与周铁牙的纠葛等。这部小说是您中篇小说中篇幅最长的，您为何没有把它构架成一部长篇？您在确定体裁时，依据的标准是什么？

迟子建：如果读者阅读一部小说，感觉到意犹未尽，那么是对作者的褒奖。关于这部小说的长度，我在后记中曾提到过，在动笔之前，感觉用中篇足够演绎它。但写完发现它再往前发展，就是长篇了。而我觉得目前的长度对这篇小说来说，已经把我要表达的展示出来了。它比较结实，所以并不觉得没写成长篇而有遗憾。我将稿子给了首发的《收获》主编程永新后，问他这个长度有问题吗？程永新说，譬如辛格《卢布林的魔术师》和纳博科夫《黑暗中的笑声》，基本也是这样的长度，所以说长度不是问题。他比较认可这部作品，所以《收获》是全文刊发的这部中篇。

记者：您的作品中经常出现这样一些人物，他们虽然可能智力上有某些缺陷，但却常常拥有纯净的心灵和常人难以企及的天赋，比如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中的安草儿，《第三地晚餐》中的大哥陈墨，《采浆果的人》中的大鲁二鲁兄妹，还有《候鸟的勇敢》中的主人公张黑脸……您写作时，是以什么视角、带着怎样的情感进入他们的世界？

迟子建：我生长的这片黑土地，让我接触到了一些奇异之人。像你们提到的《采浆果的人》中那对兄妹，就是我童年见过的人物。他们遵循古老的遗训，春种秋收，所以当在一个村庄的人在深秋时节为了采浆果挣得一点现钱，而全然不顾庄稼的收获时，只有大鲁二鲁兄妹俩按部就班地秋收，为冬天储存蔬菜。结果一场大雪突然降临，只有他们收完庄稼，而那些追逐现实利益的聪明人，一年的收成都被大雪掩埋了。还有像《群山之巅》中的安雪儿，那个精灵一样的小人儿，也是我童年时曾见过的，感觉她像天外来客一样。所以他们走进我的小说，不是虚构在支撑，而是现实版的人物走进文学画廊，极其自然。

记者：小说结尾，两只在大自然中生死相依的东方白鹳，没能逃脱命运的暴风雨，而埋葬它们的两个人——张黑脸与德秀，也如鸟儿一般，刚刚获得幸福，却深陷暴风雨，找不到来时的路。这样的结局，让人感到悲怆，却似乎又是他们最好的结局，让人回味无穷。这样的结局是您动笔前就预设的，还是写作

中随着故事的发展而水到渠成？

迟子建：小说动笔之前，人物的大致脉络和故事的节奏，我作为创作者来说，都是掌握的。心中没谱的写作，进入文本会不知西东。但一旦进入写作状态中，与人物和情景融为一体后，故事的人物命运走向，就会随着情节发展而波澜起伏。所以这个结局是水到渠成的，或者说是命定的。

大自然里流淌着人类的脐血

记者：在写作《伪满洲国》时，您准备资料用了将近十年，写作花了两年；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涉及鄂温克族百年历史，创作之前您进行了多年实地体验和采访；写《白雪乌鸦》时，又阅读研究了大量与肺鼠疫有关材料。这次在《候鸟的勇敢》中，您对多种候鸟进行了细致描写，让人感觉除了专业外，您还对鸟类有着特殊的感情。这些鸟类知识，是写作前专门做的功课，还是您日常生活的积累？

迟子建：我喜欢在写作前多做点案头工作，你们提到的几部长篇，是我做案头工作比较多的。《候鸟的勇敢》对我来说相对容易些，我在大森林长大，对大自然不陌生。但是在小说中，我还是尽量用了鸟类的学名。小说中写到了多种候鸟，而最值得我个人纪念的，当属其中的候鸟主人公东方白鹳。我爱人去世的前一年夏天，有天傍晚，也是夕阳时分，我们去河岸散步，走着走着，忽然河岸的茂草丛中，飞出一只我从未见过的大鸟。我一直忘不了这只鸟，查阅相关资料，知道它是东方白鹳，所以很自然地在《候鸟的勇敢》中，将它拉入画框。

记者：阿来老师曾谈到，很多作家只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很少注意到自然界与人的关系。而您的这部小说从自然界出发，用候鸟的生命形态与小说中的人物形成了某种观照和对比。在您的作品中，我们常常能感受到那种发自内心的对自然界动植物的偏爱，它们在您笔下充满了灵性，这是否与您的生活环境和经历有关？

迟子建：没有自然，就没有人类的今天，大自然里流淌着人类的脐血。关注自然，当然也就关注了自然当中的人。动物和植物的某种灵性，在大自然中确实存在，所以人类应该有所敬畏。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在我的一套新居，正好面对着哈尔滨的一处湿地公园，能看到各色的鸟儿。我白天在作品当中跟候鸟打交道，黄昏散步的时候看到的又是喜鹊、麻雀等鸟儿，仿佛我的整个生活是在这本书的情境当中。所以当时我的写作是一种很自由、很过瘾的状态，这是上天的赐予和厚爱。

肖煜 张晓华 来源：河北日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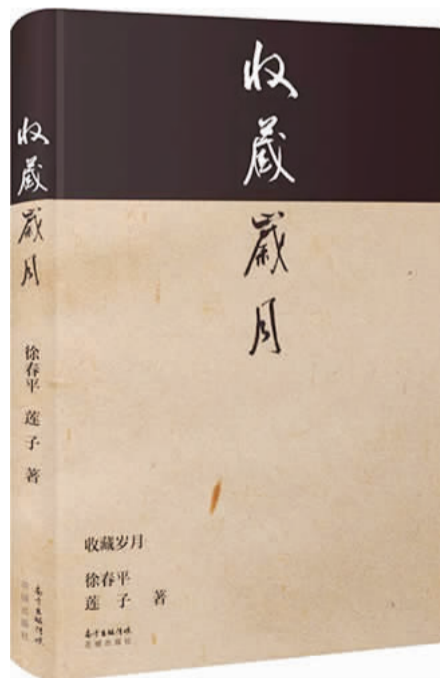
好书共享



书名：《大瓦山》

作者：税清静

内容简介：《大瓦山》是一部书写西南地区大瓦山历史风云的长篇小说，小说全面反映了小凉山彝区几十年的历史变迁，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发展相结合，讲述了大瓦山一段历史的沧桑变幻，小说大气磅礴、厚重深邃，不仅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做了精彩的描绘，而且注重对地方文化内涵的深沉表现，是《尘埃落定》之后又一部书写西南地区激荡风云的史诗之作！



书名：《收藏岁月》

作者：徐春平 莲子

内容简介：《收藏岁月》是一部别有情味和意趣的作品，是徐春平和莲子多年从事收藏、从事文学的升华与结晶。在这部作品中，我们再次体验到人的生存从根本上是美学化的：收藏要有美学化方向的引导，才有收藏的境界，岁月也要有美学化方向的引导，才有生存的境界。

故乡的梦永远不会破灭

记者：读您的作品有一种感受，那就是许多故事都与您的故乡有关。作家莫言曾说，童年生活是他不竭的创作源泉。那么，您的写作是否也深受您的故乡和童年经历的影响？

迟子建：我生长在白山黑水之地，熟悉这儿的历史和自然，而且至今也没有离开黑龙江的打算。我享受它的温暖，也体味着它的寒冷。这种童年时代就建立起来的生活，自然会影响到我的文学世界。

记者：在您的作品中，出现最多的除了故乡的亲人，就是那些充满灵性的动物，比如《北极村童话》里那条叫“傻子”的狗，《雾月牛栏》中怕自己的蹄子把阳光踩碎了而缩着身子走路的牛，《逝川》中会流泪的鱼，还有《候鸟的勇敢》中那些充满灵性的鸟儿。这些都和您的童年生活有关吧？

迟子建：的确，童年围绕着我的，除了亲人之外，还有许多可爱的植物和动物。从他们身上，我领略到的是随遇而安的平和与超然，这几乎决定了我成年以后的人生观。长大后，不可避免地遇见了一些恶意的和狰狞的面孔，便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温柔而有情感的动物，愈发觉得它们可亲可敬。

记者：在您的日常生活和文学创作里，故乡占据一个什么位置呢？

迟子建：故乡对于我来说，就如同身上的血液，虽然你并不是无时无刻都能强烈地感知到它的存在，但是它一直流淌在血管里。我的故乡依山傍水，风景优美，每年有多半的时间白雪飘飘。漫长冬天的积雪，到了冰消雪融时，都成了春日草木萌发的温床。我生命和文学的根芽，都是在故乡的冰雪里萌发的。其实，作家拥有故乡是非常幸福的，因为有了故乡就相当于有了一个梦，故